

人格修养文库

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命运，
我们就同样必须肯定自由，

肯定个人的意义，
肯定责任的崇高，
肯定性格的力量。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 著
任晓晋 / 译

THE CONDUCT
of Life

爱默生论生活

東方出版社

人格修养文库

爱默生论生活

[美]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 著

任晓晋 / 译

THE CONDUCT
of Life



果万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插 画：冯琳琳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默生论生活 / (美) 爱默生 (Emerson, R.W.) 著; 王义国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5
(人格修养文库)

ISBN 978-7-5060-4020-4

I. ①爱… II. ①爱… ②任…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1869 号

爱默生论生活

AI MO SHENG LUN SHENG HUO

(美)爱默生 (Emerson, R.W.) ©著 任晓晋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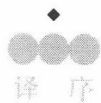
字数: 135 千字

ISBN 978-7-5060-4020-4 定价: 1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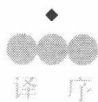
译 序

两岁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年）曾被父亲戏称为“迟钝的学者”。然而，正是这位“迟钝的学者”却以他哲学家的思想、演讲家的口才和文学家的文笔，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了19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的学者。他的超验主义思想直接引发了19世纪美国哲学、宗教、文学和社会文化生活领域里的一场变革，推动了美国社会改革大潮（包括废奴运动和早期女权运动）以及美国文艺复兴文学的发展。由他作为精神领袖的“超验主义俱乐部”及其一小批文人实质上是发动了一场美国文化的独立战争，借此向世人宣告了美国精神要彻底地摆脱欧陆传统束缚的强烈意愿。虽然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为他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自立自强的说教、乐观向上的理想以及视权威如草芥的勇气所感染。如果说此前的美国文化是由乔纳森·爱德华兹、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佛逊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赴后继地从宗教体验、世俗经济和政治理想等多个方面加以精心设计和初创的话，那么这一文化的最鲜明的美国特色却是由爱默生

依据东西方文化思想最早集成的。他把自己潜心的思悟和天成的直觉统统化入美国的精神，好似“美国的孔夫子”一般企图通过“游说”（四处演讲）和“论语”（各种随笔、日记、书信、诗篇和文章）来实现自己塑造新的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梦想。

爱默生曾经做过牧师和教师，是散文家，是诗人，但他首先是一个“思想者”，一个“思考着的人”。无论是《自然》（1836）、《美国学者》（1837）、《神学院毕业班演说》（1838）这些里程碑式的名篇，还是《随笔》（第一集 1841；第二集 1844）、《代表人物》（1850）、《英国特色》（1856）、《生活的准则》（1860）、《社交与独处》（1870）、《文学与社会目的》（1875）这样的名著，都闪烁着伟人独立思想的火花。其实，爱默生的梦想归根结蒂就是要将人们都还原成不假历史、不假权威、不假书本、不假惯例的独立思考的人。爱默生从骨子里厌恶一切陈规陋习和霸权偶像，抵制一切因循守旧和卑躬屈膝。生来神圣的他号召同样生来神圣的我们一道融入自然，融入自己的心灵，荡涤浊臭的世俗物欲与卑下的从众情感，恢复我们高尚的灵性和神性，思自己所想，行自己所为。在他看来，人是平等的，又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放弃了自己天然的权利，不相信自己，宁愿摹仿他人把自己禁锢在低俗的物质世界中，依靠拾人涕唾、为人奴仆而谋生的人，只能浑浑噩噩地如行尸走肉般苟延残喘；而只有那些独立地追求自然的精神和道德之真善美的人才可以生活在与“超灵”（或曰上帝、天道、真理等）自由沟通的崇高的境界之中。

是伟人，就难免遭人误读曲解。爱默生的乐观学说、个人主义以



及逻辑松散的文风就曾经备受非议。实际上，爱默生并非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人生的苦难、社会的丑恶、命运的多舛，只是他不像钟情于黑暗色调的爱伦坡、霍桑和麦尔维尔那么悲观而沉迷于对人的变态、畸形、罪恶和自然的暴虐的探究。他的理想主义源于他对人性毕竟具有通透的内心光明的肯定，源于他那人类必定能够征服自然恶势力的信念。他对个人的推崇则是由于他谈论的是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而非是人的一己私欲；是由于他对人类毕竟能够通过自立而重获灵魂新生的前景深信不疑。他时而出现的自相矛盾反倒是折射出了他的善恶并存、得失互偿的哲学思想。过去，我们通常注重的是爱默生较早时期（1836-1850）的著作，而对他此后的论述则持“老调重弹”或“创作力减退”的观点，如此便难以克服对他的误解。其实，我们相信，通过阅读类似《生活的准则》这样的爱默生较后期期的名著，我们完全可以避免一些有关爱默生的偏见。应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爱默生在这些著述中变得越来越审慎、周全、温和与宽容，越来越关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他的乐观变得越来越沉稳、厚实，有时甚至透射出悲观。他个人也依然继承着美国人原本就不缺乏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尽管更多了一丝高雅和超凡的气质。当然，从他多数的文章来看，其思想的连贯性还主要是依靠直觉，不大关心结构的严密与完整。他一如既往地喜欢就事论事，忽而围绕着一个主题旁征博引，罗列大量的事例，铺叙大段的文字，似乎理不说透不甘心；忽而又以一串串的隽语或警句亮人眼目，振聋发聩，似乎语不惊人誓不休。

《爱默生论生活》的英文原著名为 *The Conduct of Life*，直译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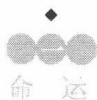
为《生活的行为》。考虑到“conduct”这个英文单词也有“引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的含义，窃以为译为《生活的准则》或《生活的操行》可能更为准确、恰当和易于理解。全书共分9章，其中《命运》、《力量》、《幻想》和《随想》的一部分着重探讨了“恶的命运”与“人的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命运、成功、理想等等，《财富》、《修养》、《崇拜》、《举止》和《美》则论述了人们应该具有的高雅的价值观念。全书以把关于时代的问题转化成有关生活准则的实际问题为宗旨，力图从不同的方面回答“我将怎样地生活”这个问题。有鉴于此，译者认为翻译和出版这部译著对于生活在当今中国的读者们还是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不过，由于本书此次所列入出版发行的译丛每本都有字数限定，为了保证体例的一致，译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原书中第五章《举止》、第八章《美》、第九章《幻想》删去，并重新将其命名为《爱默生论生活》。

本译著主要由任晓晋负责翻译。由于爱默生的思想和文字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译者虽竭尽全力翻译好这本名著，但疏漏和讹误之处恐仍有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10年8月27日于武昌珞珈山

译 序	/001
一 命 运	/001
二 力 量	/039
三 财 富	/061
四 修 养	/093
五 崇 拜	/122
六 随 想	/153



命 运

空中飘浮着微妙的朕兆，
惟有孤独的吟游诗人方能真正看到；
鸟儿的翅膀预照着祸福吉凶，
动听的吟唱唤醒人们的迷梦，
歌声诱人，歌声警人；
诗人因而大可不屑于认真，
不必学做书吏或信使，
更为宏大的字母在铸写着暗示；
在他的心灵上，每当黎明初露，
黄昏柔和的影像便已映出它的苗头；
因为意味深长的事物同先见之明
就是如此这般结成了姻亲；
或者且说，等待昭示的先知
同创造万物的神灵本来就是一体一事。

命 运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适逢我们几座城市正热衷于讨论时代的理论。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有那么四五位名人正各自为波士顿或纽约的公民们进行一次有关时代精神的说教。碰巧，这个主题在同一个季节伦敦所出版的一些出色的小册子和刊物中占有同样显著的地位。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个关于时代的问题却转化成一个有关生活准则的实际问题：我将怎样地生活？我们无力解释时代。我们的几何学不可能丈量现代流行思想巨大的轨道，不可能目睹它们的回归，并且调和它们之间的对峙，我们只能顺从我们自己感情的归向。倘若我们必须接受一种不可抵御的意旨，那么我们就最好自己思考，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

在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迈出了第一步时，我们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我们满怀火热的期望希冀改造人类。经过了多次试验之后，我们发现必须从更早开始，——从学校开始。但是少年儿童们并非俯首贴耳，我们无法将他们陶冶成人才，我们断定他们决非由好的材料组成。我们必须还要从更早着手我们的改造，——从生育期开始，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其命运，或者说是有世界赖以发展的法则。

不过，假如真有不可抵御的意旨，那么这种意旨一定理解它自身。如果我们必须接受命运，我们就同样必须肯定自由，肯定个人的意义，肯定责任的崇高，肯定性格的力量。既然这一点是真实的，那



么另外那一点也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的几何学不可能比量这些极点，不可能使它们妥协。怎么办呢？通过坦率地服从两种之中每一种思想，通过抚弹或者——设若你愿意的话——重击每一种琴弦，我们就会最终了解它的威力。我们再同样去服从其他的思想，也就会了解他们的威力，因而我们就有某种理由希望使他们和谐一致，我们深信，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必然与自由确实并行不悖，个人与世界相辅而行，而我的倾向也与时代的精神正相吻合。时代的谜语每个人都自有一种解答，如果某个人意欲研究他所处的时代，那他就必须采用这套方法，即轮流地涉猎每一个属于我们人生系统的重要话题。而且，通过坚定地说明所有那些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是愉悦适意的经历，而同时也公平对待在其他人的看来是绝然相反的事实，那么真正的局限性就会显现。任何一种对于某种因素过分的强调都要矫正，要创造一种合理的平衡。

但是，还是让我们坦率地陈述一下事实吧。我们美国素有肤浅的恶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度，从来就不会是自吹自擂者和滑稽戏丑角，而是生活中恐怖现象的观察者。他们鼓足勇气去面对恐怖。斯巴达本身是他们国家宗教的化身，他们面对宗教的威严毫无疑问，视死如归。土耳其人相信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们的厄运就已经镌刻在那片铁叶之上，他们矢志不渝地朝着敌人的骑兵猛冲。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都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

就在这两天，最好不必再逃离你的坟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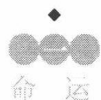
有一天并非末日，有一天则早已注定；
第一天，医生或药膏都无法拯救，
第二天，也决非是宇宙将你诛戮。

辗压在命运之轮下的印度人也同样十分坚强。我们上一代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一样具有某种类似的尊严。他们感觉到宇宙的重负将他们牢牢地压迫在他们的位置之上，他们又能怎么办呢？睿智者察觉到有一些东西无法用空谈和选举加以消除，它们像一条绳索或皮带束缚着这个世界。

命运之神，人世间的主教，
处理着上帝所预示的一切祸福，
十分威严，
世人虽发誓违抗，
不论或是或非，
只要经过相当年月，仍然显应，
千年之中难得重逢。
确实，我们在人世的嗜欲，
是战是和，是爱是憎，
没有一件不由上天守视。

——乔叟：《武士的故事》^①

^① 本诗译文引自方重译：《乔叟文集》下卷，第368页，原为散文体。现依照爱默生所引改为诗体。——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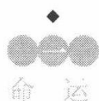
希腊的悲剧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凡命定者必定发生。主神朱庇特浩瀚无边的心灵无人可以逾越。”

野蛮人常常笃信某一部落或城镇的当地的神灵。耶稣宽宏豁达的道德很快就被他们转变为狭隘的乡村神学，用以鼓吹天神的遴选或偏袒。而且，不时地会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牧师，像荣格·斯蒂林或罗伯特·享廷顿，他们相信一种小恩小惠式的天道神意。每当有好人需要一份午餐，这种天意就会让某个人敲响好人家的门，为他留下半块美元。但是，大自然并非多愁善感之人，她并不宠养或娇惯我们。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世界凶蛮险恶，它不在乎溺毙一个男子或女人，反而会像吞下一粒灰尘那样吞噬你的航船。寒冷并不体谅人类，它刺痛你的血液，麻木你的双脚，直至将人冻僵，犹如一个冰冻苹果。疾病、暴风雨、命运、地球引力、闪电，决不尊重任何个人。上天的手段颇有些残暴。猛蛇与蜘蛛的习性、老虎与其他嗜血如命狂扑乱跳类动物的猛咬、蟒蛇死命缠绕之下猎物骨断骨裂的噼啪爆响，——这一切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之中，而我们的习惯也并非与它们有什么不同。你刚刚用过午餐，无论屠场是如何被人们小心翼翼和温文尔雅地隐匿在几英里的远处之外，食者与屠杀者也成为同案犯，——这全都是些穷奢极欲的动物种类，——一个物种必须以牺牲其他物种来求得自己的生存。这个星球极易受到源自慧星的震荡和其他星球的摇撼，地震、火山、气候的变化、岁差的行进，都能把它劈开撕碎。森林的开发导致江河的干涸，大海的海床发生变化，城镇和郡县便纷纷

倒塌，葬身海底。在里斯本，一场地震杀人如拍死苍蝇。在那不勒斯，上万人在3年前短短的几分钟内被压成碎泥。大海上的坏血病，西非、卡宴、巴拿马和新奥尔良气候的严酷，都如钢刀一般大肆屠戮人类。我们的西部平原在热病和疟疾之下发颤。霍乱、天花对于某些部落而言犹如霜冻之于蟋蟀一样被证明是致人于死地的疾病，——蟋蟀让夏天充满喧嚣，而一夜之间的降温就会令它们死寂无声。即使不去揭示那些与我们无关的危害，即使不去计算有多少种寄生虫寄生于一只蚕蛾的身上，即使不去搜索肠道寄生虫，或者纤毛虫类海洋微生物，即使不去说这些虫类一代又一代生殖繁衍，究竟有多少代，无人可以数清；——单单是鲨鱼的外形、以捕食其他动物为生的咽颌亚目鱼、布满尖利牙齿的海狼的上下颚、逆戟鲸的利器和其他种类潜藏在大海之中的斗士，这一切就足以暗示出大自然内部的凶残。让我们上上下下都不要否认这一点。天道神意自有一条野蛮的、崎岖不平的、难以预测的道路通达它的目的。企图粉饰它那庞杂繁复的手段，或用一件干净的衬衣和神学院学生白色的领饰打扮这位令人畏惧的恩惠者，都是徒劳无益的。

你也许会说，威胁人类的灾难不过是些例外，而人们无须每天都去思考斟酌天翻地覆式的灾变。然而发生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而且只要我们躲避不开这些打击，我们就必须畏惧它们。

不过，与其他那些每天每日都在悄悄地作用于我们的法则的威力相比，这些打击和破坏对我们的危害要逊色得多。命运是目的对手段的一种牺牲，——是组织压制个性。动物园里供展览的动物，或者脊



椎骨的形成和力量，是一部命运之书：鸟的喙、蛇的颅骨，都暴虐地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动物种类的大小、气质的等级也是如此；性别、气候以及才能的副作用——它抑制了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活力——也都是如此。每一种精神都建造它自己的房屋，可是随之那房屋便囚禁精神。

粗俗的线条可以为愚钝者辨认：出租马车的车夫是现代的颅相学家，他紧盯着你的脸庞以盘算他的先令是否稳能到手。凸起的眉毛是一种表示；便便的大腹又是另一种象征；一次斜视、一个狮子鼻、头发的簇丛、表皮的神色，它们都能显示性格。人们似乎深裹在坚硬的组织结构之中。你可以问问施普茨海姆^①，你可以问问医生们，你可以问问凯特莱^②，气质是否并不决定任何事情？或者又有什么东西气质不能加以决定？去读一读医学书中关于四种气质的描述吧，你会认为你是在阅读那些你尚未说出的思想。请找出黑眼睛和蓝眼睛在人群中所扮演的各自不同的角色吧。一个人又怎能逃避他的祖先，或者从他的血管里抽走他从父亲或母亲的生命里汲取的滴滴血液呢？在一个家庭里，前辈所具有的一切素质似乎常常都分别装入了几个罐子，——有一些素质是家中每一位儿女都具有的主要素质。有时候，某种纯粹的气质，某种倔强不屈无法冲淡的本性，某种家庭的恶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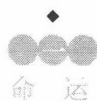
① 约翰·凯斯波·施普茨海姆(1776~1832年)，颅相学家，曾于1832年在波士顿演讲。

② L. A. J. 凯特莱(1796~1874年)，比利时统计学家。他曾将概率论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

会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所吸收，而其他儿女则相应地得到免除。我们有时会看见我们之中一位伙伴的表情有所变化，然后就会说他的父亲或是他的母亲——偶尔也会是他的一位远房亲戚——出现在他眼睛的窗户之上。在不同的时间里，一个人分别代表着好几位他的祖先，仿佛在每一个人的皮肤里都滚动着七八个他人，起码是七八个祖先；而他们就为他生活的崭新乐章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基调。在街道的角落里，你仔细观察每一位过路人，从他们颜面的角度、面部的气色和眼睛的深度判断他们的可能性。是他们的父母决定了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特性由他们的母亲造就。你可以质问一架纺织毛巾布的织布机，为什么它不编织开士米，——这一位工程师往往就是这样要求诗歌；那一位零工也往往就是这样看待化学的一次新发现。你可以叫一位挖掘沟渠的工人解释一下牛顿的定律，然而从父亲到儿子，100年来的过度劳累和穷苦贫困使他们大脑精妙的器官已然萎缩。每个人从他们母亲的子宫里降生之时，天赋的大门就已在身后关闭。让他看重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吧，他毕竟只有一双。与此同理，他也只有一个未来，并且早已在他的脑叶中预先确定，在他那小小的胖乎乎的脸庞、狭小而凹陷的眼睛和蹲伏的姿势上刻画出来。尘世间所有的特权、所有的立法都无法干预或帮助他成为一个诗人或是一位王子。

耶稣说过：“当他盯着她看的时候，这人就已经与她犯奸淫了。”^①不过，早在他看到那妇女之前，这人就已经是奸淫者了，因为

① 参见《马太福音》第5章第28节。——译者注



在他的天性中有过多的兽性和思想的缺陷。无论是谁在大街上遇见他或她，都会看出他们早就成熟得足以成为相互间的牺牲品了。

在某些人身上，消化力和性欲占有着活力，它们越是旺盛，那个人也就越是衰弱。这些雄蜂越是消亡得多，蜂巢也就越是兴旺。如果后来他们能够生育出某个优秀的个人，他们又有足够的力量赋予这头野兽以新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一整套装备，那么，他所有的祖先就会为人们高兴地忘却。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不过是同类相聚的又一对。一个人的大脑不时地会有一个新的细胞或密室开启，从而得到一个建筑的或音乐的或语言的诀窍，或是找到某些已经迷失的趣味或才能，去欣赏鲜花、研究化学、辨别颜料、叙述故事、谙于作画、擅长跳舞，或是具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去周游世界，等等，等等。这些技能决不会改变一个人在自然标尺上的等级，却又能聊以度过时光，尽管感觉到生命依然如故。最后，这些暗示和趋势会固定于一个方面，或者一个系列之中。每一个都吸收了充足的食物和力量，其本身成长为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才能迅速抽走活力，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不再为兽性功能留下足够的精气，甚至于不足以维持健康。如此而然，倘若第二代出现了同样的天赋，健康显而易见日趋凋萎，生殖的能力备受损伤。

人在出生时就或者偏重于精神或者偏重于物质；——同母异父的兄弟就注定有着这种背道而驰的目的。而且我以为，如果采用高倍放大镜，弗劳恩霍法先生或卡彭特博士^①在胚胎期的第四天就可以辨别

① 前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光学家，后者是显微镜的研究者。